

紅藍文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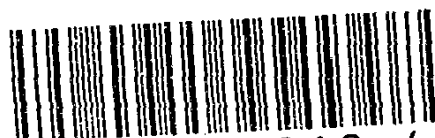
王 藍 著

紅藍文藝創作叢書之七
重慶紅藍出版社發行



太行山上

王 藍 著



3 0613 6219 4

重慶紅藍出版社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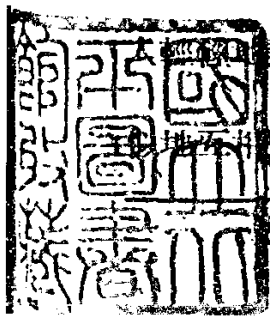
64728

奇特奧秘不可思議的一個戀

『孩子，看你們一個一個的那憂鬱樣兒，有了「少年維持的煩惱」了吧！哼，小傢伙們，瞧你們那一張一張患着相思症的臉吧……』幾乎，每天聽到人家向我們幾人這麼講。

是的，我們是有着戀之煩惱的，我們也是在患着相思症，且是異常強烈的相思症呢。

我們相同地，有一個埋蘊在心深處四年長久的戀。那是一個祕密的戀。沒有人知道我們的戀。我們不能說出這個戀，說出來會送掉我們的命。相信嗎？這是真的，我們爲了顧全性命，便不能說出來。只有夜深人靜時，我們自己幾個



說個不停，說得興奮起來，我們抱在一堆像吻戀人般地狂吻，說得悲哀起來，我們面面相對默默地一聲不

太行山上

嚮地流淚……

那是多麼奇特，奧秘，不可思議的一個戀哪！

多少人在猜想着：我們是在戀着那個活潑跳脫的小姑娘，或是我們是在戀着那個甜蜜熱情的少女，或者我們是在戀着那個柔美的，香艷的，風騷的，迷人的……

不，不，都不。

被我們同時戀了四年長久的，是那遙遠的一片天地——
那從未見過一面，僅僅在夢中出現的南國。知道了吧，我們
有的是一個誘惑得我們快發瘋的南國戀。

自從，那不遠千里由東洋三島而來的一羣海盜，帶來了
血腥風雨給北方，我們，生在北方，長生北方，酷愛北方的
孩子們，也開始憎厭北方，而對那遙遠的南國，那有着絢爛
的陽光，芳香的微風的南國，那有着秀麗的山水，明媚的城
市的南國，那有着自由的歌聲，激昂的歡呼的南國，那有着

太行山上

祖國戰鬥的兒女，有着可讚美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飄飄飛舞的南國，我們有了不可遏止的熱戀，有了不可遏止的相思。

南國也正在懷念着我們這些在北方披着奴隸枷鎖的孩子呀，南國也正在渴望着我們這些年青力壯的小傢伙們撲回她的懷抱呀！然而，一道火線，一片戰場，一道火線，一片戰場，把我們隔開得不通信息。四年了，我們仍在北方發着癡呆，對南國的相思日日加重着，那層層疊疊的相思債緊壓在心上，我們渴望快找出償還這債的日子。

上天不負苦心人，機會終於來了。在一個深夜裏，我們跳上了平漢火車，在敵兵那狼犬的眼光掃射下，我們像偷了東西的小強盜，一動不敢動地，偷偷的蹲在一堆，我們不能講出自己是去尋「戀人」的，那會送掉我們的命！

在豫北一個小車站下了火車，三日步行，經過了偽軍的防地，經過了紅槍會，小刀會，與土匪出沒的險惡地帶，在

太 行 山 上

大雪紛紛的傍晚，我們來到了太行山麓——林縣。

四年來，第一次看到了穿着灰色軍裝，拿着刺刀步槍的祖國軍隊，我們有多快活啊，我們快活得自己也穿上灰色軍裝，也拿起刺刀步槍，我們神氣十足地做着少壯軍人，開始在豫北一帶過着激烈戰鬥的血腥歲月。可是，我們沒有忘記自己的南國戀。

一年的衝殺生活，一溜煙過去了。五年了，壓在心上的相思債該更重起來。每當看到有部隊開拔到黃河南岸去，心中便有些嫉妒地羨慕。並且，和我們一道由北方跑來的小伙伴，竟有五個都在水冶鎮一役中陣亡了。他們永遠不能到黃河南岸去償他們的相思債……

上天不負苦心人，機會又終於來了。我們突然接到了調我們過河的命令。

那命令嗎，簡直是宣佈了我們都被加冕為快樂國子。我

太 行 山 上

們不敢想一下明天就要開始長行軍到黃河南岸去的狂歡，我們的心都快樂地打抖哇，抖得那麼可怕哇。

我們的臉上，彷彿已消失了患相思症的憂鬱，明天，是啊，明天破曉前，我們便開始長行軍了。

光怪陸離的故事有了序幕

『孩子們，我看着你們來，又看着你們走……可是，國家需要你們，你們應當回到後方，那正像往祖國的心臟注流着大量新鮮的血一樣。』我們的長官向我們做了最後的訓話。

『敬禮』一齊地向長官行了告別禮。

整齊的步伐邁開了。我們行在了原野上。

一點動靜都沒有。大地仍在無邊際的黑暗裏沉睡着。天上沒有星，彎細的月牙在黯淡地閃瑟。

過黃河了，過黃河了，到黃河南岸去償還相思債啊……

』我們不住地叫出來。可是，我們忘記了這兒離黃河還那麼遠，那麼遠得叫人害怕。

漸漸地，對面的山隱約地露出了紫褐色，漸漸地，山頭上合澗鎮的小廟在曙光中出現了，漸漸地，那小廟牆壁上「殺敵」兩個大紅字也清楚地映在眼前。

上了坡，轉進鎮街裏。商家都尚未開門，有一二隻黃狗寂寞地搖着尾巴。經過了每次跑來吃肉的飯舖，經過了每次跑來取信的小郵局，經過了每個紀念日自己曾站在上面講演的高台子，到在出鎮去的圓門洞那，等這次和我們一塊走的四十軍野戰補充營的部隊。

放下背包，又跑回鎮裏，作最後的巡禮。飯舖開門了，我們買些乾糧，食囊凸起來，增加了背負的重量。

挑着給養，箱子，行李，來了許多伙子，後面便是隊伍。到這，他們也都坐下休息。我們互相談着，他們的營長很健談，是一個高大的山東人。

五分鐘後，我們的隊伍和四十軍的弟兄接在一縱列上，

太 行 山 上

開始沿着山路，一直往西走着了。

天已大亮，展開在眼前的，是一張清哲的山景圖畫。在路旁新綠的柳絲上，在茅屋前聖潔的杏花上，陽光婉約地泛着笑靨，而我們心裡也那麼爽朗地閃爍着陽光哪！於是，我們的步子又興奮地增加了速度。走的越快，便失掉了流覽四週景色的能力，因為腳下的石頭和土塊會頑皮地拌倒人的。漸漸地，腳掌有些疼癢，背包重重壓着脊樑，汗由額間開始滲出來……離開合澗已四十里路了。

太 升到中天時，我們到在大河口。

村中只有一個小飯舖，東西不够大夥吃，只好吃自己帶來的乾糧。開水更難找到。我走到一個小崗上的老百姓家，裏面一個老頭和一個老婆很客氣，他們答應給我們煮兩碗水。

『老鄉，你們這歸哪省管呀？』我聽他們的口音像變了

點新穎味。

『我們這歸山西管哪！』

呵，心裏油然而喜悅起來，因為自己這是第一次地經過河南而踏入山西界哪！

這兒是二十七軍的防地，他們在一座大石橋上站着崗哨。掛着手榴彈在胸膛，背着步鎗在肩上的戰士，使那橋顯出不平凡的偉姿，水在橋下暢流着，發出有力的樂音。

看着這山西村莊，聽着老頭和老婆說着山西話，覺得有無限趣味。

可是後半日的行軍，使我們感覺出了苦楚。薄暮時分到在盤底「前站」已給我們找好了兩間黑屋子。在豆大的油燈光下，我們洗着腳，發現自己的腳上已磨起了硬硬的小泡！

感覺自己的背包有卸下一部分重量的必要，便和宋強商議了半天怎麼辦。結果，是把東西分做三份：第一份是較重

太行山上

要的東西，用被單打成一個背包，由他來背，第二份是一些衣服和一條薄棉被，由我來背，第三份是一條厚棉被，捆在皮箱上叫伙子挑。

藍，你可以放心，這背包將跟着我一齊過黃河，而完整地交還你，不是還要闖封鎖線嗎？那沒關係，只要敵人的子彈不射中我的太陽穴。……』宋強握着我的手說。

我們是老搭伴了，五年來，一回患着想思症，一直地沒有分開。

吃完粥，大夥出來看晚霞，往西看，山崗高處有一道黑縫，像一個十五度頂角的三角形。

『我們明天便要穿過那小黑縫的，那是一個大山洞呢。』銀河指着那個三角縫向我們說。

『一路都是很有趣的，可是一路也是很痛苦的。明天爬到山崗洞口，就是很費勁的。』銀河曾隨九十七軍在這條路

線上往返過一次的。他比我們年紀都還更小些，可是他有着壯實的身子和行軍經驗，在九十七軍時他是隨軍話劇團的小演員。他的面部表情很好，最後他做個鬼臉：

別的都不怕，要命的還是闖封鎖線——晉博公路，簡直是過鬼門關。上次來時，摸到了公路邊沿，敵人發覺了，一場混打，把我的新軍氈，新皮鞋，都給打丟了。

過公路！成了每個人心中的一個可怕的大驚嘆號！

天變得冷起來，回到黑屋子裏去睡，我想脫去衣服，稍微舒適地恢復下疲乏，第二天好趕路。

『那可不行。脫了衣服，明早人家部隊一集合拉走，那麼迅速，咱們跟不上可就糟了。湊合點，穿着睡最好。』王衡鄭重其事地告訴我。他最細心謹慎，像一個大孩子，我們是一塊由北方大都市中跑出來的。

『睡吧，明早我來叫你。』他一跛一跛地拐到外屋地炕

太 行 山 上

上去睡了。看到他的背影，使我想起從前在籃球場上他是個那麼矯健跳躍的選手呀，行軍真是够有趣也够痛苦哪。

躺在炕上，緊擠着兩邊的宋強和銀河，沒半分鐘便睡着了。

『藍，藍，點燈！外面吹哨了！』王衡在外面叫，只覺得睡了頂多有兩個鐘頭，便天亮了嗎？我睜開眼，一看手上的錶：正指着一點一刻。

『媽的，錶也停了！』一面爬起來推醒了宋強和銀河。外面屋中的人也都吵吵地起來了。

開開房門，呀！天還漆黑着哩！沒有半個兵集合，更沒有哨聲。

『衡，哪兒有哨聲？天還不亮！』我們的白隊長問他。我仔細一瞧錶，原來錶不會停，它正指着一點十九分。

『報告白隊長，我的錶才一點十九分。』

隊長又跑到西邊房子裏一個有鐵的孩子那去問，回來也是說還不到一點半鐘。

真對不起，諸位同志，再繼續睡吧，我只怕晚了，所以聽錯了哨音，見鬼！該死！』說着，王衡自己也打起哈欠，又倒在地坑上。

我們都很竊喜還有一個時間可以睡，可又怕睡過了時間真會聽不到集合的哨音。

一羣孩子白白地鬧了一場，睡也睡不甯靜。

於是，我們這艱難的長行軍中，新奇的，光怪陸離的故事，有了序幕。

我們顫抖地入夢了

天漸明，哨聲真的響了。

急速地打背包，裝行李。我把厚棉被捆在皮箱上，放在行李堆中，一看行李比昨天多出好幾件來！原來大夥都有了自己背不動的感覺，伙子成了唯一的搬運機。宋強趕緊去看伙子，並且還需要再找一兩個纔行。

宋強回來 進門便嚷：

『糟糕，伙子不見了，昨天我和他說好的，今天仍送我們一程，並且昨天的錢也沒給他們，他們就早早跑了。』

立刻，驚慌落在每一個有行李的頭上。

怎麼辦？自己帶不了，又沒有伙子！爲什麼昨夜不派個人和他們一塊睡！誰又知道他們會跑呢？……行李丟掉吧？

剛出來九十里就沒出息地丟行李嗎？……

部隊也沒有找到新伙子，拉着昨天來的開走了，沒有行李的隨着部隊走了；剩下我們七八個倒霉的孩子走不開。

我們趕快跑到前面找回來銀河和另外一個強壯的孩子——黎文，幫我忙，又請宋強先去前面村子中找伙子。我和銀河，黎文，三個人輪流地用我的手杖抬着皮箱，笨重地往前挪。白隊長他們便也只好找伙伴用我們這唯一的運輸法。

部隊已登上山崗，一個人一個人地消失在那三角縫裡。我們仍喘着氣，一步一步地抬着箱子在下面走。我感激他倆的帮助，友愛原是最偉大的愛呀。

上坡！五里坡！從山脚到上面的洞口是五里路。手腕在酸疼，未休息够的腿在歪扭地往上邁，腰是彎的，汗珠一顆一顆地落在盤向上方的山道上……中間，我們休息了三次，纔把那箱子和人一齊搬到了洞口。望下又看到落在後面的孩

太 行 山 上

子，仍在那麼困難地，哼哨地往上抬行李。使我想起非洲的黑人，在毒烈的太陽下揹着重物走，一邊受着白人的鞭子抽打的情景……強國的國民多自由呀？我們要打出鬼子去，打出這野蠻的強盜去！我們要做強國的國民！

忿恨地，我們在洞口咆哮了。

黑黢黢的穿出了那個山洞。立刻，豁然開朗，山景倍增可愛姿色。雪白的大小瀑布，由高處傾瀉下來，在青青的山石上濺出激灑的水花。山澗裏也滿是梯田一樣的激流，像無數道水閘似地翻滾着。淙淙聲響，叫人起一層愉快的清涼感覺。山路漸漸低斜下去，又到了山麓。山谷間小溪在繽紛的石塊叢中，迤邐曲折地暢流着。

又走出來足有二十里路了。坡上的炊煙飛起，將有個村子了。可是我們剛到了山麓，又要再鼓起氣力準備翻坡。朱强的影子出現了，他跑下來，幫着我們三個累得迷迷登登的

人抬下去箱子。

進了村，首先需要的是喂肚子，於是我們幾個人喝了二十多個高粱米粒湯，吃了二十多個高粱面豆餛飩。

有了伏子，像心上丟了一萬斤的重壓，輕快地繼續前進了。

漸漸地，山成了禿山，沒有了樹，沒有了水。村子也越來越小了，五六間房子也是個村落，沒有了飯舖，沒有了水舖，至甚聽說來了隊伍，不知道是否鬼子兵，而沒有了老百姓。

每到一個村子，便要困難地找伏子，換伏子，在走到離書彰還有十里路的一個小村子時，我們找到兩個好挑伏。可是我們的隊附由後面趕來：

『藍，隊長落後太遠了，想法給我個伏子等着他。』

結果，他命令我和宋強先走，留下銀河和一個伏子等隊

太行山上

長來，因為銀河沒有行李。

銀河孤獨地留在山頂頭，我走出老遠還不住地回頭望望他，一個寂寞的孩子背影，使我感出了山中行路的惆悵。

雨，淅淅瀝瀝地滴下來了。到了書彰，早已過午。進到鎮裏去吃飯，却意外地碰見我們的隊長。

『噢，白隊長怎麼先到啦？』

『我從山下沿着小路走的，比你們走山上近呢。』

可是，銀河還在那兒傻等哪。他該是多焦急呢？雖然他走過一次這路線，可是這複雜的分叉小路不會使他迷了道吧？既是他來到這，我們也早就開走了，今天還沒有一定的宿營地啊！又不能回去找他，還得跟着挑箱子的伙子哩！……

……邊吃着飯，一邊和隊長發着愁。呵，連愁也不見許發嘛——

——集合哨響啦！

我決定叫送我的伙子回去找銀河，告訴他趕快往陵川奔

太 行 山 上

，因爲雖然今天沒有定準在何處宿營，陵川則早晚要到的，這下，我的箱子又成了問題。多虧宋強和隊附答應給我看着，他們預備我一輛牛車拖所有的行李。

慌忙地，我趕上了部隊。

這一下午的路程滿是平地了，可是，是那麼寥落的荒原啊：走出二三十里路沒有一個村影，間或有一兩株古老的樹，或一兩所坍塌的小樓房（山西是風行造樓的）。天變渾黑了，雨仍不停地下着。腳下的泥濘已厚厚地粘在鞋底，又無形中增加了身上的重量。雨點沿着帽簷往下落，而臉上汗珠和雨珠已冷熱交加地大景流着了。

喂，這離陵川多遠哪，老鄉？』碰見對面來了一個老百姓，我們問他。

隆川嗎，有二十里路。』

二十里不算遠了，天黑前或許能趕到的，速度不由地加

太 行 山 上

快起來，在後尾的便得跟着跑。走了半個鐘頭，僅見一個趕牛車的老百姓，又忍不住地再問問他路程。

陵川嗎，離這有二十五里。他回答了。

呵？我們走了半小時反倒後退了嗎？到底也不知有多遠，只有一聲不響地跟着部隊走。

沉重的天幕壓下來，有晚六點了，我們到在一個大村子楊寨。這兒離陵川城還有十里路，我們在這宿營了。

一個高坡上，一間比昨天住的黑屋子還小的破樓。大夥都發愁沒辦法睡的開，我更担心銀河的行踪。宋強和隊附帶着行李來了，累得他們立刻倒在炕上，沒說一句話，王衡和黎光向我擺着一張苦笑的臉。而每一個孩子的嘴都在歪咧着：

『腳腫了哇！』

真的，無論如何，我是要洗洗腳的。燙的水會使血液流

動下來，稍微舒適一點呀。可是哪兒去我盆？又哪兒去我熱水呢！？

最後，到坡下一家饊饊舖裏，吃了兩碗饊饊，然後，死皮拉臉地向那掌櫃的說：

『掌櫃，請你給我一個面盆放些熱水好嗎？』

『洗臉嗎？』

『嗯——嗯，想洗洗脚。』

『呀，那可沒有。』

『謝謝你，到隣居家裡借一個吧。』

『哦——』他搖着頭，當然是不願去，外面還下着雨。

『反正，你叫我洗不了脚，我是不走的，我也走不動啦。給你點錢也行，你不覺得幫助一個人是做善事嗎？』索興我像幼年時代似的撒起賴來。

最後，還是內掌櫃——一個老太婆，看着我在地炕上的

太 行 山 上

那種狼狽樣子起了惻隱心，叫她的小孩到外面我來了一個破瓦盆，一面囑咐我：

『可別再告訴別人也到這裏洗，我們開的不是洗腳鋪。

我嘻嘻地笑着，在熱水中燙了自己腫起來的腳。

回到坡上，銀河的面龐突然出現了。我歡呼地握着他的雙手。他說他慶幸遇見了碰到過我們的老百姓，而知道了我們來的方向，到了楊寨打聽出住下隊伍，便找了這間小樓，喜悅的淚，滋潤了兩個相愛的孩子的眼睛。

隊長派人來叫去吃飯了。

我們是在坡下一家豆腐房裏做的飯，還得下坡去吃呀！天已完全黑下來。吃了饅頭而沒有飽的肚子是願意去吃的，走了一天路沒有歇息一下的腿可真不願意去動一步。漆黑的天，翻下坡去更不是好玩的。銀河餓的受不住，非拉我去不

可，結果宋強甘願犧牲晚飯睡起來，我和銀河去吃飯。

一出門，便被黑暗整個吞沒了。甚麼都看不見。我們的手緊拉着。末後發現了下面晃晃蕩蕩的彷彿是餛飩舖的燈籠，一面喊着『白隊長，白隊長在哪兒？』一面聽不到回聲地，硬朝着那唯一的燈籠光亮往下溜。

問了餛飩舖，知道豆腐房還在東邊。便又瞎摸了去，看見一間有燈亮的屋子，裏面有許多黑腦袋在動。

『白隊長，

『來吧，在裡面。

真不容易，吃了一碗粥，大夥圍着一個點豆腐的大鍋，鍋裏滾動着黃小米粥，這是我們自己燒的飯，一幫沒有了家的男孩子們哪，一幫被戀之火燃燒得發癩的男孩子們哪。

一面吃着，一面說着外面的黑暗，說到黑暗，想到可怕的黑夜關敵人的封鎖線——過公路。

『我們出發的那天，不是正有個月牙嗎？差不多等到過公路時恰是沒有一點月亮了，有月光軍隊是不能過公路的，那路是極端的黑，必須時時刻刻注視着走在自己前面那個人的腳，他的腳往上一抬，你便也往上一抬，他的腳一落，你便也往下一落，走凹凸不平的夜路真是受罪，尤其不能和前面失掉聯絡，只要落下四步遠，你便甚麼都看不見啦，只有等到天亮時做敵人的俘虜……』銀河向大夥說着他過公路的經驗。

『也許明天會克服了晉城吧，便可以由晉城一直南下，不用經過一點敵區，闖什麼公路了。』大夥希望着。

吃完粥，大夥手拉着手預備摸回去。雨下得更大了，好幾次一墮陷在積水深的溝地中。上坡時，前面後面的人不斷的跌着交，正慶幸自己沒有跌交時，突然右腿邁到一堆軟灘灘的東西中，立刻想起那是下來洗腳時曾特別注意到的糞堆

……，可憎恨的黑夜啊。

到了屋裏，鋪好一層草做床，意外風聲，雨聲，和屋內的嘆息聲，咒罵聲，呻吟聲，混奏成一種淒涼的催眠夜曲，使我們顫抖地入夢了。

我們丟失了隊長

我伙子是最叫人頭疼的工作呀，可是自己的行李如何會捨得丟掉，由家鄉已帶出來一千多里路，多不容易呢，看着自己的箱子，憶起無限的家鄉的綺麗時光：

和父親從大餐館裏走出來，嘴邊散溢着芬香的牛乳味，走到熱鬧的維多利亞路上，便在惠羅百貨公司買下這隻皮箱的；皮箱的一角放着駝黃色的毛衣，是有着長睫毛大眼睛的小蓉姑娘織給我的，在火爐邊織毛衣的小蓉常是笑得那麼柔美呢；臨行前夕給我把東西一件一件安置在皮箱裏，一面絮絮地囑咐我的母親，是那麼不願意她的幼子飛出她的懷抱啊；而在那深夜，在車站月台上那些送別我登車的孩子們，提着我的皮箱在偷拭眼淚呀……

正在想得出神，隊長下來命令：

『藍，今天你和隊附壓伏子。趕快去村公所催伏子。』

於是，一所小破樓空空洞洞地，剩下我和隊附，剩下一堆沉重的行李。

村公所裏正嘈嘈着，四十軍的副官和四個弟兄在向保長要伏子。

『喂，我們也得要四個。』我的話使保長又增加了爲難。

他領着我和四十軍的弟兄各家去找，可是一個也沒我來。老百姓家不是鎖了門，便是些呻吟怪叫的病人。然而天知道，那該不是裝的病吧？『軍民合作』在這兒嘆的不起勁。

部隊早開出去有廿里路，我們還在焦急地不能動一步。

『沒辦法，只有他媽的開始抓！』副官真急得不能再等了。

太行山上

於是，派人四下抓，我和他在村公所門口一站——反正誰也別從這兒走，一露面你就別想再跑掉，先送我們一程再說。

半點鐘後，村公所裏堆滿了二十三個小夥子，抓的成績很不錯。向保長道了謝，我和隊附帶着四個伙子去赶路。出了村子，和營部的挑子聚在一起，沿着一夜雨浸的溝地，向陵川城進行。

意外地，折過一個土崗，部隊在那裏休息。怎麼纔走出這麼近呢？隊長跑來：

『剛才營長下來命令，等候來齊了一塊走，因為陵川剛剛克服了三天，四周敵情不明。』

好危險！別再和部隊分家，萬一碰上敵人沒有部隊其不是我死嗎？便安慰着伙子好叫他別落伍：

『我知道你們老百姓是够辛苦的，可是軍隊更辛苦哇！』

六天內要趕完快一千里路，再抬着行李，如何能保持戰鬥力呢？說不定什麼時候碰上鬼子就一場血戰！現在每一個人都不能享福，非把日本鬼子打跑了纔會有太平日子，是不是，老哥哥……」

伙子笑了，他們也懂得這是個全國總動員的大時代。我和隊長隊附，每人壓着一挑行李，很快地跟着部隊進了陵川城。

陵川，有過數不清次數白刃爭奪戰的榮譽城池，晉東南的名戰場！

城，建築得古樸美觀，砲火侵蝕的痕迹在高大的牆壁上成了光榮標記。城裏居民龐多，街道上商店林立，都掛着國旗。小孩子在巷口跳躍地放鞭炮，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掛着慶祝克服陵川的愉快。

可是爲了趕路，便沒有在這裏休息。對這偉大戰爭中的

太行山上

要城名地，遺憾地沒有詳細地巡禮，只匆匆地在腦中印下一刹那的却還清暫的輪廓。

出城不遠，又到了野外荒郊。

走着，走着，伙子老哥又不由地落了後。真倒霉，前面已經在小休息了。我們還急喘地走，等趕到休息地方，人家也够了休息時間，少不得還要急喘喘地走。壓着挑子永遠別想休息半分鐘。一路上要費多少吐沫哄他們；要給多少餅和饅叫他們吃，當他們放下挑子去大便時，還得目不轉睛地盯着他，萬一他轉身一跑，在這漫無人烟的地方，萬難再找出一個人。

隊長那個伙子更糟透了，一步一跛腿，兩步一呻吟，張着嘴可可巴巴地：

『老總，換個人吧，換——換——換個人——人——人吧！』老天爺！上哪兒去找人？隊長憐憫地只好由挑子上解

下一個包袱自己背。

走一步說一句『老鄉快走，老鄉快走，』我和我的快子趕到了一個小村子，可是部隊的影子已快朦朧得看不清了。實在需要緩和一下呼吸，並且隊長和隊附落在後面還沒有到。

呆了好半天，隊長和隊附仍沒有影兒來，部隊已翻上南邊那山巔成了無數的活動的小黑點。我只好爬起來走。

上山呵，開始登上了太行山的主脈，開始走入了一重一重綿密的層巒疊嶂包圍中。天上的雲散開了，太陽便晴朗地射耀起來。可是這裏再找不到幽涼的山洞，找不到滔滔的瀑布，找不到婉美的小溪，找不到一簇樹，找不到一朵花，找不到村落，找不到人家……只有這渾黃的陽光，落在荒漠的死寂的巖山，是更塗上一層深深的憂鬱。

對面來了一些兵，他們緩慢地兩個人抬着一個席捲走着

太 行 山 上

○走近時，猛然發現席捲裏是死屍！立刻想起：這正是剛和敵人作完戰的二十七軍的弟兄啊！我瞪了大眼，望着那席捲一端露出來的枯乾了的腳，又望着那抬着席捲的那麼哀悼而痛恨的臉，使我有了一悸疼的眼睛，悸疼的心。

保衛太行山的烈士哪，你們的死換來了我們的生！我多願意聽一下陵川爭奪戰的壯烈故事！可是爲了趕路，沒有時間和繼續保衛太行的勇士們談一次話，看，那望不到邊的一層一層山，正像起伏的海洋一樣無邊際地，在等我們開始渡過呀。

中午時分，總算走到了一個山村。一些四十軍的弟兄和我們的小弟兄在蔭涼處坐着休息。

『來了啊，藍，』宋強，銀河，黎光，王衡，大夥向我打着招呼。

『唉，快活不成了，我們在這裏休息嗎？』

他們一搖頭：

『還在上面，在槐樹嶺哪；可是實在走不動啦。』

啊！天！我又生平第一次看到這麼聳高得嚇人的槐樹嶺！

嶺尖上有一簇槐樹，樹叢中的村子纔是我們休息的地方。已再沒有氣力往上挪一寸遠了，望到上面的人影，簡直是些螞蟻呀，可是他們已經高高在上，使我心中那麼羨嫉地悲哀……『真的就上不去這個槐樹嶺嗎？年青的少壯的，英勇的，叱咤風雲的男兒，就這樣地可恥地畏怕退縮嗎？』我大聲地叫了。然後，咬緊牙關，全身力量依在手中的棍棒上，掙扎地破着條命地往上掙去……前俯後仰，幾次要翻滑下來，汗簌簌流下，眼淚也不能禁止地滾出來了。

看看已上來不少，坡下疏散地縱橫地倒卧着穿灰色軍服的人，晌午煩躁的陽光已使他們入睡，可是望上一瞧，仍是

太 行 山 上

那麼聳高的號人！簡直在上摩天嶺啊！

摔倒下來時，纔發現自己的身子已在槐樹嶺上面了。感謝天！

沒有水喝，拿出在食囊中的燒餅放在嘴裏，越吃喉嚨越乾燥地疼。疲乏征服了一切。忘了飢渴，像驢頭虫似地打起睏睡。也不用怕伙子逃跑了，他早已在地下胡胡地入了夢鄉

一點鐘後，人們陸續地到在嶺上，陸續地又前進了。我想請一位伙伴陪我壓伙子，可是看到他們那些困苦滲透了的臉，嘴不由地失掉張開的作用，難死人哪！天！

『乾脆，狠下心、把皮箱丟掉吧，再不記起安伙的過去，再不念起遙遠的家鄉！』心中那麼地想了，『決定丟掉，決定丟掉，決定不再受跟着行李老趕不上部隊的罪。』

剛要開口打發伙子回去，又大吃一驚！——原來這個伙子挑的並不是我的皮箱！纔又想起自己的皮箱在隊附那個伙

子的挑子上，最後的一個計劃也幻滅了哇，如何能把別人的箱子丟掉呢？只好和我這個伙子開談判：

『到多河和我好好吃一頓飯，好好睡一夜覺，明早準叫你回去，我也可以多給你點錢，做一天的盤費呵。』

『不，不，我的家離楊寨還有二十里地哩，這離我家已有八十里路了。』

你離家八十里路嗎？我們離家有一千八百八十里路啦！』無論如何，不能放他回去，除非是我真的畏怕了這長途跋涉而返回林縣，除非我做一個國家民族的叛徒重返敵區，除非我把五年長久的戀完全忘掉，除非我永遠不想到黃河南岸去償還自己相思債，可以和他結伴向後轉。把所有的食物都給了他，也不顧得自己仍沒有吃飽，拉他起來往今日的宿營地多河走。

一下午又走了四十里的山路，打破過去紀錄，如此長長

太行山上

的距離中沒有一個村子和一點人烟。高峯疊嶂遠到天際，前後左右縱橫盤互地，都是嵯峨亂山，除了山風不停地呼叫着，再沒有一點聲息。陽光在廣垠無邊的荒山上，也顯出了沒落間淡。隊伍有的走在前面，早看不見影子，有的落在後面還差十來里路。今天的行軍已七零八落地不能整隊地走了。

我跟隨着四十軍的一個連長和班長在一起走，在這裏，除了我們幾個趕路的人沒有一件生物在喘氣。漸漸地，這曠野深山的影子在心上織出了一層深深的憂鬱和恐怖，不由地想起古時深山裏一些可怕的殘忍的傳奇。

『這山裏有很多的狼哪！』連長說了。

『趕不到多河，便宿在山頭聽狼叫，或者和狼來場交手仗！』班長接着說。

我們便又加快了速度，走到一片山頭，三叉小路鋪在腳前。

『怎麼走哇？』他倆認不清了路。伙子也認不清路，他却張着大嘴哼着小調了……

『太行山哪，太行山，

山接嶺哪，嶺接天……』

他的歌聲，更使我們覺出了太行山的恐怖。看，三條小道差不多是向一個方向伸出的，伸到遠方，遠方沒有人烟，仍都是嵯峨亂山。費勁地，在一條路上，尋出來好像用手杖戳過的圓點印子，便決定碰命運地繼續走。

天一點一點地黑下來。遠處的峯巒黑虎虎的，呈出猙獰姿態。四周空氣那麼沉重地壓着胸膛，山風森涼使全身豎起了汗毛。班長背着步槍在最前面領路，他走的非常快。可是終于，黑夜像隻巨手把山上僅餘的一些光亮都給抓碎了。

慶幸我們沒有走錯路，下了一個坡，有了一片房子，這是村子，這是多河。

太 行 山 上

找到我們的宿房，裏面的孩子們都在地下坐着靠着牆，那麼半死不活地閉着眼。飯還沒有吃，隊長和隊附還都沒有來到。

到營部住的地方去見營長。他說營部也還有好幾個挑子沒有到，我們的隊長和隊附或和他們在一塊，不用焦急。

隊附壓着一個挑子來了，大夥把他圍起來問隊長的消息。

『他那個伙子真氣死人，行李又重，在槐樹嶺我便走在前面了，他終會來的吧。』隊附那麼無力地回答我們。

吃不下飯。坐也坐不住，躺也躺不住。天知道，我們竟丟失了隊長呀！

最後決定，老百姓借一盞紙燈籠，派幾個人到村外看看。

走出村子，一上坡，風便吼吼地咆哮着，幾乎要吹滅了

太 行 山 上

我們這唯一的光亮。我們大膽地到在坡上，在黑暗的山道上走出有一里多路。天昏冥冥的沒有一顆星，荒山像巨獸一般想吞掉我們似地蹲在四周。突然，尖銳的狼吠由山溝下傳上來，頭頂上蒼鷹在撲撲亂飛，我們幾人緊縮在一起。那燈籠的光在抖索。

『白——隊——長——』我們向着來的方向喊出來。

立刻一聲陰慘的回聲傳回來。

忽然對面有了腳步聲，我們提高了燈籠一照，正是穿軍裝的一些人，急急跑過去——可是，天，那裏沒有我們的隊長，只有三個伙子和四十軍的弟兄，他們說

『你們隊長還沒來吧？他在槐樹嶺這邊的一個山頭上休息，我們見到他哩。今天他不容易來到了吧？瞧，這麼黑，真唬人！』

彷彿天坍了下來，坍在我們的頭上！木然地站了半天，

太 行 山 上

終于又：

『白——隊——長——』有些嗚咽地喊了。

又只是一聲那麼陰慘的回音傳回來。

在燈籠的微光下，我見到一些那麼黯淡慘白的孩子們的臉。

狼又在叫了。

.....

又迷失了伙子

一夜沒睡好覺。兩邊的擁擠不能活動半分公！並且丟失了隊長的焦急，在心上像鐘的發條整盤轉了一夜。

他現在在甚麼地方？仍在趕路嗎？但愿他能回槐樹嶺去過宿，因為山槐樹嶺到這裏四十里路沒有一個人家呀！他會在山頭上過夜嗎？那亂山，那尖厲的夜風，那蒼鷹，那野狼……他是沒有伴侶的，那挑伙會陪他過夜嗎？那伙子在手中緊握着一根粗扁担哪，呵，那亂山，那深溝，那些值錢的貴重的行李，那沒有自衛能力的而不認識路的異鄉人。那窮極的不甘心的山西漢子……呀，可怕，一扁担打入深溝被狼羣撕裂是什麼滋味啊？也許不會的，天，可是他或會走迷了路，他或會碰上流散在山中的殘敵，他或會永遠不能來到了多

太行山上

河？……

他的臉在我眼前擺動着，翻轉着……我想起在家鄉時，他每天都是那麼活躍地快樂地過日子，他是田徑賽有名的選手，他會玩各種新型的技巧運動，他在水中矯健地飛快地游泳時，人們都在叫他做『小韋斯莫洛』的。爲了南國戀的誘惑，他和我們一塊犧牲了家鄉一切，冒着危險跑到這裏來！他更有着鷹銀翼翱翔高空的凌雲壯志，然而這壯志將意外地毀滅在這荒山之夜裡嗎？……

天將朦朧亮，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可是便又被集合哨叫醒了。

到營長那報告丟掉了隊長。然而有命令在六日內趕到洛陽的部隊，是不能等一個人或回去找一個人的。

第四天的行軍行列，在我們的淚光閃閃下又擺在山上。

山的高，增加了奇寒。風帶着砂粒向全身每一個竅孔襲

擊，山路上一堵一堵地捲着灰土色的螺旋。溫暖的長毛絨大衣殘忍地拋丟在家鄉哪，只好把身邊的一件破棉袍子穿在軍裝外面——哈「四不像」的樣子！四天沒洗臉，四天沒好好吃東西，四天沒好好歇息一下，四天走了四百多里路，我快成了山上的妖怪！

乾糧都已吃光，沿路沒有賣的，我們這羣孩子想做乞丐都只能向冰冷的大石頭和冰冷的荒草祈求，因為除了大石頭和荒草再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叫我們瞧到呀！

風更大了，週身像浸在涼水中。這是一個危難的長距離的泅水，我們忍着饑餓，掙扎地，一直浮游到五十里外，始發現了慈悲的救生船——雙廟村。

雙廟是我們今天中午休息的地方。找到一個老百姓家，倒在他的炕上，頭在昏，心臟在抽搐，腿在痛疼地抽筋，足踝麻木得骨頭都要粉碎……房主人給我喝了熱水，我拉着了

太 行 山 上

他

『請你烙些餅我們吃呵。』那聲音簡直像低慘地說遺囑。

漸漸地，身體暖和過來，嚼着新烙出的麵餅，那麼香，那麼甜。開始有了興趣和老百姓談話，纔知道雙廟已歸晉城縣管，往南出去五里路便又是河南省境了。呵，我們由河南出發，跨過山西又回到了河南，整轉了個大圈子。

午後，風不再吼了。太陽露出來，給我們又注射了興奮劑。往河南進行啦，別了吧，山西！

隊伍仍然是零散地走，我們跟行李挑子的仍丟在後面。多虧四十軍一位軍需長答應了陪我們慢走，一面走一面和他談話，忘掉許多行路苦。他由最近的抗戰局勢，談到四十軍的壯烈戰績，談到晉東南各戰場，談到山地作戰，談到黃河北岸的游擊隊，談到長途行軍，談到闖敵人封鎖綫——還公

路。

『我們一年總要過五六次的：領軍餉，領餉械領新兵…公路兩旁六十里路都是日本兵和皇協軍駐防，公路修在山上，通到公路邊上的小山道在黑夜裏狹得像一條灰線有一段狹路在白天是沒有人敢走的，因為看着旁邊那極深的山澗會頭暈得邁不得步子；只有在晚上一個人緊跟着一個人小小心心地蠕動，有時馬匹跌下去，連碰着澗底的聲音都聽不見，在那地方可別被敵人發現，否則跌下去可不是玩的，準成了骨肉漿。去年我們有幾次好容易摸到了公路上，被敵人發覺啦，在那機關鎗子彈筒的連聲響下，我們只好再摸回去，也有時候前面已跨過了公路，後一半被截住，你說帶勁不帶勁？好在後半夜公路上的崗哨都換成皇協軍，多少他們還有些人心眼兒，給他們些買路錢也不時常出禍的……』軍需長叨叨地講着，他比那天銀河敘說得更逼真更生動，可是落在我們

太行山上

心上的恐怖黑影也又疊深了許多。

『皇協軍的軍官因爲老有隊伍過公路，倒有了好收入呢？』我問着。

『你說那買路的幾百塊錢，皇協軍的軍官要嗎？！那錢只不過是他們的勤務兵，崗哨們分掉罷了！皇協軍一個連長大的官兒每天就要吃三百多塊錢的白面兒和紅丸！他們如何能看上那點錢？不夠他們過二天隱用的哩……平日他們可以想盡方法括搜民財，可以在青天白晝綁票，搶掠，做土匪，他們有多少錢你可以想到了。』軍需長忿忿地回答着。

可憎恨，可咒詛，可怕的皇協軍哪！

談話停止了，立刻又覺出行路的吃力。軍需長指着前方：

『到前面下了坡，就滿是山谷平地了。』

臉上湧出微笑，我確想走一段平坦的路了哇。

【唔先別笑呢！你知道前面我們下的是甚麼坡嗎？嘿，有名的十五里坡呀！一勁地下，一氣兒就下十五里路，下那個坡就得把腿累折斷似的。】軍需長的話又給我臉上塗上層憂鬱。

是的，我們登上槐樹嶺不斷地往高處拔，離開地面已很高了。甚麼時候纔能出去這密匝匝的山叢哪！

漸漸，路傾斜下去的角度越利害了，我們開始下十五里坡。走在前面的人，由上看就像是許多兒童的小木偶玩具在擺動，恰和爬槐樹嶺的情景成個對照，恨不得一翻身迅速地滾到坡底。那麼緩慢地，謹慎地，而提心吊膽地往下一步一步地邁進！一頓一頓地，頓的腰部和胯部一陣一陣地疼，最後頓的頭一陣一陣地發慌，金色的星花紛亂地在眼前翻轉了……

在夕陽灑遍在山谷時，我們下了十五里坡。

太行山上

山谷中無數小溪流，正漾着婉美的漩渦，夕陽閃爍下呈出那麼嬌柔的透明的玫瑰色，一些小蝌蚪在活潑地游泳。噓了一口長氣，像吐出了無限的疲煩，我倒卧在一泓清冽清水旁。

『藍，小蝌蚪是專門消心火的藥，咱們吃些吧！』宋強拿磁杯給我打了一碗水。我看着裏面活跳跳的小黑動物，不習慣地兩大口吞下去，涼沁沁地使焦灼的心確清快好多。

軍需長告訴我們沿着山谷中的河灘走，便可以一直到今天的宿營地——孤山，便走了。我在溪水中洗了洗四天來沒洗過的臉，又在水邊閉上眼睛。水在耳邊嘩嘩地響。若在平日，這是多麼幽美的春季旅行佳境呵，可是現在我們是些騷擾的小妖怪呀。

水面的玫瑰色漸變成闇紫，我們爬起來。

『真是磨鍊青年哪：我們一路上，上山累得背疼；下山』

頓的腰疼；走這山谷平地呢，又被這坎坷凸凹的石頭子兒整的腳掌疼！』宋強向我擺着張苦笑臉。

是呵，谷中滿鋪着各色各樣的石頭子兒：圓的，方的，三稜角的，斑碎的，有着好玩的各種形狀；白的，黃的，青的，紫的，花的，有的可愛的各種色彩！然而它們密連地排在那兒，銅塊一樣的磨着我們的腳，却是一種殘酷的苦刑！

天完全黑了，我們到了孤山，宿房仍是一所小破樓。上樓是攀一軟梯子，對混身氣力都已被抽空的我們，還要來享受今天這最後一次的宰割啊！天知道，今天走了一百二十里！

坐在樓上地面上，和一羣孩子圍着昏暗的燈，拿出小刀子削自己腳上的泡，塗上些煤油，

隊附在樓下喊叫去吃飯。我不想動彈，寧愿挨一夜餓。

『藍，你不吃也得叫你的那個伙子吃呀！下來吧，可愛

太行山上

的小夥子！』隊附的提醒，使我無可奈何地，像個半身不遂的病患老頭，摸索到樓下。

到隊附那領了一斤小米，我到一堆柴點着火，燒小米粥。面和坐在旁邊的伙子說着話，我很感激他送了我這一程。他有着——張誠實的鄉下人的臉，最後他那張厚厚的嘴張開：

『明天，我還接着送你吧，看這深谷下哪有人家出差啊？』紅光閃亮了他那黧黑的臉，我望着他快感動得流下淚來。我握住了他的粗大的手，真喜悅得想在他的面頰上吻一下。

我倆一塊高興地吃完了粥。我去見營長討論白隊長仍未歸來的問題，他留在那燒開水，等我。

營長仍不能答應爲一個人而就誤全體一天的重要行程。沮喪地踱回來，想起那誠懇的厚實的伙子，心中微有些欣慰，便來找他告歡。遙遠地，看見那柴堆上仍冒着紅火苗，

想那傢伙一定是在快樂地唱熱水歌。

走過去，立刻，我被嚇呆了！那裏沒有一個人影子！

天，天又坍下來，坍在我的頭上！一點不含糊地，他是狡猾地跑脫了。

趕快報告隊附，兩個人相喊了半天，沒有一個人答應。

我們又迷失了伙子呀！

我們又迷失了伙子呀！天！

突來的刺激，使我有些支持不住地倒下去……朦朧中我聽到隊附在深深地太息。

狠心地不自然地展開了我的棉被

伙伴們都已起來捆行李。我跑到營長那裏哀求替我們找
伙子。

最後找到了一匹驢。驢主人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
那驢非常不馴良，往它身上一放東西，它便四蹄亂飛；連那
孩子都管不住它。

直到部隊又已開走了半個鐘頭，我們才弄好那匹驢，心
裏真覺得輕鬆，在驢後面吹着得意的口哨走在山谷中。朝陽
染在西邊的山巒上，染在涓涓小溪上，染在我們每一個孩子
的腮上。並且，山谷之晨是散溢着淡淡的幽香啊。

可是又該上坡了。

到在坡上一位老婦人家，她答應給我們煮早粥，並且還

有菜——炒乾豆角。這個村子已歸河南省博愛縣份了。我們本可以由家鄉搭上平漢鐵路的特別快車到新鄉，換道清鐵路的火車一直到這博愛縣（清化）的呀！敵人却搶去了這寶貴的交通線，叫我們來受這洋罪，而不可避免地，我們還得過那險惡的晉博公路。鬼子！不共戴天深仇的強盜們啊！

太陽升高，是個大晴天。我們又在熱蒸蒸的山叢中轉了。翻過四五個大山頭，仍是走不出這寂寞的禿山。可是，斷續地，由西南方遙遠地往這邊響着打鎗聲！我們的行進已距離得敵人和協軍的防地越來越近了。

中午，到在小堤村。部隊在西小堤休息，我們幾人在東小堤吃飯。這村子還不小，飯舖裏東西也多。我們要了雞蛋，棗饅，綠豆丸子吃，正吃的興高采烈，突然我身邊的伙伴們一聲狂叫起來！我一抬頭：

天！白隊長！

太行山上

不是在做夢吧？一點不含忽地，正是白隊長哪！他那麼熱烈地抱住了我們！

顧不得吃雞蛋，趕緊拉住他們問個明白！我們都歡喜得閉不上嘴。

『你知道嗎？我真太慘了，可是我又太幸運啦，我竟會追上了你們哪！』白隊長坐下來，開始講他的遭遇：

『當前天我趕到槐樹嶺時，已是下午四點鐘。我顧不得吃飯喝水，只希望夜裏能趕到多河，於是，我安慰着伙子一同趕路。一路上，我又請求他，又恐嚇他，真怕他果真翻了臉可沒一點辦法，我憑着自己體格還好，便拼命地在荒山上邁大步，幾乎是跑，可是那伙子終是吃不消了，他流汗，喘氣，咳嗽，最後他把行李一放，倒在地上，鮮紅的血由他嘴裏吐出來……

【立刻，我哭出來了。天！我已陷在絕難中。伙子在地

上搖抽着，淚珠由他眼眶裏往外滾，暮光下，掛在他嘴邊的
和污沾在山路上的血漬，呈出那麼一種可怕的黑紫色……我
扶起了他，我覺得是我害了他，我向他擺着一張求恕的臉。

『後來，我給了他三十塊錢打發他回去：我便要了他的
扁担和繩子，自己担起來。一拐一拐地，那伙子的背影消失
了，天也更漸灰黯起來，於是在那傍晚的荒山上只有我獨
自，簡直像孤鬼似的担着行李走路。幾次，我辨不清了路，
困難的我尋人們走過的足跡，最後整個的天成了濃墨網，對
面已看不清甚麼，我停住了，我怕滾到深溝或是走錯了路。

『一個人也沒有，我後悔不該叫那伙子陪我一夜再回去
，孤單，急焦，痛苦，恐怖，我幾次想碰死在那大石頭上！
可是我仍想見見你們哪，我彷彿聽見了你們輕輕地，輕輕地
叙說着五年來的渴望，我興奮起來，爲了我們五年長久的南
國戀，我不能那麼怯弱，我打開背包鋪在山路上，預備睡一

太行山上

夜。

『可是，却始終睡不着，狼在叫了，蒼鷹在頭頂上亂拍翅膀，我快成了真的鬼！在深山裏夜風的急急怒號中，我已不知道了自己的存在。

『上帝在保佑我，應沒有來抓我，狼沒來抓我，山風沒凍僵我，恐怖沒嚇死我，我又重新看見了第二天的朝陽。你們想我有多高興，打好背包担起行李便跑了。跑到多河見了保甲長，說你們已開走四個多鐘頭。我不曉得你們往哪兒去了，我只記得在林縣時有人說過軍隊都要在玄壇廟過公路，我便又重新找到一個又高又大的粗漢子挑起行李奔向玄壇廟。

『昨天夜裏跑到了玄壇廟，見着許多隊伍，就是找不到四十軍，才知道這次你們並不預備由玄壇廟過公路。我找到二十七軍軍部，我到第十七支隊隊部，我只好請他們以後代

我過公路。後來他們告訴我四十軍或者這次從小堤過公路，我便又在今晨天亮前趕向小堤來。啊！當我由山那邊看到這邊正走着一長列灰色兵士時，我歡舞得立刻要飛過來……

天啊，我終於也到了小堤，我終於又抱住了你們哪！』白隊長緊握着我們的手，說了這個駭人心魄的短故事，可歌可頌的團聚呀！我們相顧地笑着，心裏開放了喜悅的花。

吃了非常多的東西，笑聲圍着飯桌不住地響，我們將幾日來的積鬱彷彿都丟了。

吃完飯，到在西小堤。隊伍正躺在一個平坦的廣場上休息。

像一陣旋風襲來，立刻傳遍了我們中間每一個人——

『今天晚上就要闖公路！』

我們希望明天再過公路，今夜可以稍微睡個好覺。可是我們絕望了。

太行山上

營長來召集我們講話：叫我們準備闖公路，再不可丟掉一個人，可能範圍內將自己的行李自己背好，免得敵人和皇協軍一打鎗，伙子便會丟下東西亂跑的。

望着廣場樹蔭下，歪橫着的一堆行李，我啞然了。一條厚棉被，一個皮箱子，兩個背包——這是我的全部財產，我如何能背這麼多玩意兒？

再繼續找伙子，那真比上天還難。誰不知道闖公路是玩命的勾當？既是我好了伙子，到時候他給你一丟，更是倒霉呀！最後大夥在山窮水盡的狼狽中，想起了妙策——賣東西！

部隊下令上路了。我們仍守着一大堆行李發楞！老百姓們開始拿出花花綠綠的鈔票來挑選東西。我狠心地，不自然地，展開了我的棉被：

『我不要了，哪個老鄉要？』

天！綠嗶嘰的被面，白絨布的被裏，在一些鄉人的嚷嚷爭奪中，以他們給的最高代價——二十五元，賣掉了。雙手將棉被捧出時，那麼戀戀不捨地揉着它，那是軟軟的，厚厚的，那是嶄新的，可愛的，而那是在家鄉臨行前夕，自己的慈母特別親自以祝福的心情縫綴成的呀！

棉被的新主人抱着棉被得意地笑了。我望着剩下的東西，確顯着少了許多，已能自己帶着走了，便也那麼白癡似地笑起來。

黃昏，我們到在張木光。這村子是和敵人最近的交界了。

給不幸人們在奏送葬曲

打開背包，把皮箱中的東西通通拿出來，東西重新緊緊地打在背包中。剩下一個空箱子，預備提着走，萬一緊急時只丟個空箱子。又穿上一雙厚襪子，用繩子將鞋捆住，免得中途脫落了鞋沒有時間穿。

集合哨響了，所有的人都集合在一個角落。夜，由四方撒下了黑色網。

『不要咳嗽，不要抽煙捲，傳話時聲音要特別低，無論如何不要失掉聯絡。』營長在出發前，最後訓了話。

啊，真的就要闖公路嗎？背包已增加了重量，腳在白天已走了八十里路，而且那麼一種不習慣的情緒在週身每一個細胞裏顫動，滋長着啊。

宋強提着我的空箱子在我後面，前面是那個強壯的孩子——黎文。我睜大眼睛，盯着黎文的兩隻腿；他的腿一快我也一快，他的腿一慢我也一慢，他的腳往高一抬我便往上一抬，他的腳往下一頓我便往下一頓，他不慎地跌了一交，我便加倍地小心地跨過他跌交的地方。

一開始我們完全是下坡，是坎坷不平的石頭路。多虧手杖可以試出地面凹下多深；可是手杖接觸地面的輕響也被禁止了。由前面，一人一人那麼輕輕地傳過來：

『一律把棍拋掉，往後傳！』

一根隨着自已走了幾百里的手杖，那麼難捨難分地棄掉了。

心中只是渴望快到了公路邊，快跨過了公路，快出了敵區。

到了坡底，進入深谷。兩邊的山壁筆直地兀立着。

太行山上

前面不走了，想是要過公路了吧？前面的人都坐下休息，我們便也坐在路旁。

『往後傳，要特別小心，兩邊山上都是敵人，他們一打鎗就糟了。』前面傳過來，我又按着原詞傳到後面去。

休息了有三分鐘，繼續前進。突然，由遙遠的四方犬吠聲響啦。那汪汪的叫聲在這深谷裏陰森地發着回音。一陣迫急一陣疏落的犬吠，使我們的心也一陣緊張，一陣鬆弛。

山谷裏仍有着許多大小溪。白天我們在那擺在水面上的石頭塊上踏過是有趣的。可是這麼黑的天，再也看不清哪兒是石塊哪兒是水，于是撲里撲通地，腳陷在水中，森涼立刻竄到頭頂。前面又不走了，我們停在一條大溪旁。那水滔滔地流着，我們却放了心，因看那激流的聲響會使敵人聽不到我們的聲息。前面傳連過來：

『上了前面的山就是公路了，往後傳。』

還要上山啊。我看到了橫在面前黑黝黝的山巒——在那上面有着敵人的碉堡，有着土匪的化身——皇協軍，有着我們必須在今夜闖過的晉博公路。……

走過了一段崎嶇的路程，也就是更近了一段勝利的前途。我安慰着自己，像增加了無限勇氣。

隊伍上路了。走到山脚下又坐下休息。『噧——噧——』立刻兩個字跳到腦中——「鎗響」！連續不斷地，一聲連一聲地由山頂上響起來，在這寂靜的深夜，子彈在空中穿行的吱流吱流聲也聽到了。

『沒有事，判斷打鎗的方向並不是衝着這來的。現在還不到十二點，十二時後敵人在公路上的步哨便去睡覺，由皇協軍站崗了，那時我們才能過去。』前面傳過話來。

這次休息的時間頗長。大夥都瞓睡了，從早晨五時到現在沒有停止過開步走哇。我的眼睛的兩張上下眼皮老想往一

太行山上

塊跑。身邊的孩子有的竟打出鼗聲，當然他們又立刻被別的孩子打醒過來。因為這兒是絕對不許出一點點沒用的聲音哪

開始上山了。路相當陡，可是我們老嫌前面走的太慢。心，像在半空中，沒有着落地搖擺着。

『要進村了，特別小心，村中住的滿是敵人和皇協軍，往後傳！』

於是，我們都抬高邁大了脚步，屏止着呼吸，做賊的忪態在表演了。我們從村中小路穿過來，旁邊的住房黑暗暗的閉着門，也有幾處窗子那仍往外散溢着燈光。風在樹梢上打着呼嘯，我們的沙沙脚步声真幾乎輕微得聽不見。然而這也不是絕對保險的，我們便這麼「不保險」地穿過了三個密連的小村子。

停下來，在我們後面的五連弟兄和伙子都調到前面去，隊伍是去佈置，我們知道了在一分鐘內我們將要過公路。

走上山脊，一抬頭，一條那麼瑩亮長型鏡子一般的公路橫在面前。三步二步跨過去，深刻地印在腦中的，是在公路上站崗的兩個皇協軍，戴着敵兵一樣的尖軍帽，挺着胸膛，拿着上刺刀的步鎗，那黑影子簡直像兩個兇醜的猙獰的小鬼卒！天，我們真像在走比陰山背後還險惡的路啊。

過來公路，急轉下坡。對面山頭上，鎗聲突然密起來，且有了輕機鎗的噹噹聲。我正嫌前面走的慢，前面突然又停住了。

『往後傳，一律臥倒！』

大夥都躺在地下。隔着一條山溝，對面山頭上鎗聲清脆地響着。我四週一望，發現了集聚在這兒的隊伍少了許多。也顧不得向誰打聽，只盼望快點離開這，我不明白爲甚麼停止在這距離公路如此近的危險區。

前面站起來了。可是意外地調回了方向，向着來時的

太行山上

原路走上去。

是有了甚麼敵情嗎？是今夜不能下山，而再返回張木光嗎？是……我一點都不明白。結果，是往回走了不久沒有走到公路邊，又在另一個山坡路往下走去。這時，我纔明白我們方才走錯了路，並且我開始知道了：我們竟可怕地與部隊失掉了聯絡。走在前面的僅是少數幾個捫着鎗的弟兄，那些其餘的都是快子，而他們捫着是扁担不是鎗。

我們停在一個山頭。一個人由前面往後一壁走一壁輕輕地向我們

『諸位同志，我們已和前面的部隊失掉了聯絡，可是都不要驚慌，我們仍可以審察着路子走。』我發現了他是第五連的連附。

可是，天，誰能不驚慌呢？剩下了寥寥的武力，和一羣快子，我們已經迷了路，我們往那裏走呢？這滿天遍地都是

敵人和皇協軍，這山路又那麼錯綜地分着叉子，也許我們會誤走入敵人窩，也許我們踏上了他們埋下的地雷。……

於是，我們開始了五天來最遲緩的行進，走一里半里便須停住，等連附選好了道路再繼續走。我們找不到部隊經過留下的路標，我們找不到一個嚮導，我們這麼滯慢地極端危險地在這黑匝匝的山環中轉不出去。

『往後轉，現在我們找到一個嚮導了。』前面傳過來，我歡喜地傳到後面。感謝天，這時候還有老百姓在山上嗎？神在玄妙地佑護我們哪！

速度加快了。可是我們走在一條那麼狹窄的小路上。右邊是叢石亂草，左邊便是黑洞洞的山澗。我想這該是到了軍需長說過的那段地帶。大夥都緊靠着右邊走，於是連續不斷地有人摔倒在亂叢石中，然而那終比摔下左邊的深澗強的多。這時我們的行列頗形混亂，因為有一個跌倒，後面就得停

太 行 山 上

止了前進，爬起來就得趕快跑兩步，在我前面已不是黎文，後面也不是宋強，一些行李箱子在這時候滾到左邊山澗下去……突然我一條腿踏了空，一滑，滑下了小路！

一萬個沒想到，我沒有滑下去，當時我已要喊出聲來，可是我的手竟會意外地攀住了一根樹枝。混身淌下了潑潑冷汗……這麼玄妙的安排呀！假如再錯過半秒鐘的時間，我的腿便會錯過了方才滑下來的地方，而不會攀到那株救了命的樹呀！白隊長在上面站着，我鬆開一隻手叫他拉着，硬又拉到小路上。

心，仍一勁地砰砰砰砰地跳個不停……在生與死的邊緣上，我如此玄虛地打了個轉哪！天！

應該感謝天，喔，應該感謝那株小樹，『感謝天，感謝天，感謝小樹，感謝小樹……』神經質地，我哼哼個不停。

小路走盡了，走到一片荒草叢。那草有一尺多高，我們

從上面踏過去。

走，走，不停地走——這沉沉的黑夜裏，忘了飢渴，忘了疲乏，只有一線希望，在快走出這要命的山脊。

走了兩個多鐘頭，我們竟又第二次地到了方才踏過的那片荒草叢。立刻，全身的孔毛都豎起來——一點不含糊地，我們走迷了路，我們又繞了一個大圈子繞到了原地方！這時，行列更混亂了，已不能單人一行，都爭前恐後地向前面看個究竟。

我們看見連附和三個弟兄在審問那個嚮導

『你這漢奸！你真正地甘心給敵人做孫子來害這麼多的中國同胞嗎？』

我們這纔明白一切：碰見的那個嚮導原是一個漢奸，他成心領着我們圍着這草叢轉，轉到天亮，我們便沒有了半點辦法，只有做皇協軍獻給敵人的禮品，好一個毒狠的傢伙，

太 行 山 上

爲了一個人的物質獲得，便要斷送了這一羣祖國的忠勇男兒。

哪！我們要氣爆炸了肺！

一鎗托，漢奸被打入了山澗。然而我們更沒有了方法前進。

天已快亮了。可是，我們除了等到天亮，等着敵人來，還能怎麼做呢？

有的人們失望地倒在草叢裏，聽天由命地睡去了。我仰頭觀天，天上飛來了爸媽的臉，兄弟的臉，姊妹的臉，相愛的男女孩子們的臉，和一切熟悉人的臉……那些臉都巴巴地瞧着我，我要告訴他們，我將無聲嘆地犧牲在這裏，我竟連看一眼黃河流水的命運都沒有，我不甘心，我要喊……可是那些臉在天上一翻閃，甚麼都沒有了。

我鎮靜下來。靜聽着耳邊伙伴們的太息，隨着太息一聲聲淒語低訴着：

『離開家鄉時爲甚麼不寫篇遺書啊……』

『啊，明天此時將走上真正陰山背後的險惡路哇……』

『受了多少年月的鬼子壓迫，結果仍要毀滅在鬼子手中
啊……』

『自由的，美麗的幸福的幸福，人間的天堂，五年來唯
一的戀人，我們不能看到你的面龐嗎……』

『真的，走不出了山，過不了黃河，償還不了這五年長
久的相思債嗎……』

『……………』

森涼的風起了，那陰慘的嗚咽聲，正像給這羣不幸的人
們在奏送葬曲。

「同志，出了敵區嗎？」

靜默中，犬吠聲又響了。

「諸位同志，現在我決定向着狗叫的村子走去，或許能找到一線生機，或許那村子不是敵人所居。……你們？」連附說了。

「我們也要隨您走，我們不在這等死。」我們一齊回答。

察察好了道路，繞出了草叢聽着犬吠聲；於是我們向着最危險的村子撲去了。越走路越低，我們想這路或原來就是對的。犬吠聲更亮了，顯然已迫近了村子，發覺高樹掩蔽下一片房屋，出現在我們面前。

「往後傳靜肅，迅速！」

做賊的姿態又演出來了。狗就在近近地汪汪着，這村子中的人早已該被叫醒……我們看不到動靜，可是我們更怕中了埋伏。果然

『別動，你們是哪一部份？』猛古丁地，由一棵大樹身後竄出幾個黑影子。

沒有回答。

『嘿，啞吧嗎？你們是哪裏下來的土匪？』那些黑影子暴戾地叫了。

天！一切都完了，我們撞見了要命鬼！皇協軍是拿抗日國軍做土匪捉的，我們墮上了皇協軍！

立刻，大隊急轉向右方空田中奔去。於是：丟東西的，摔交的，還有一會等要命鬼開了鎗而死亡的……

是的，死之神已展開了巨翼，將抓去了我們的生命！是的，一切都完了，只有等身後的子彈飛來。

太 行 山 上

可是，他們仍未開鎗。

『回來，你們到底是哪一部份？你們想想你們能逃的脫嗎？』身後又大叫了。我們停住了，連附帶隊折回頭：

『都是自己人，弟兄識交的借給一條路，我們是四十軍！』

『快回來吧，弟兄們，我們是你們劉營長派來接你們的。我們是十七支隊。』

甚麼？甚麼？十七支隊來啦？國軍哪！

『十七支隊！』『十七支隊！』『十七支隊！』那聲音在靈魂的深處那麼洪亮有力地震響擊盪着！立刻，急烈的感情變幻（那是生死之間的變幻呵）產出了兩顆淚珠，猛地掉出眼眶外……

連附回來和那些人握了手：

『叫你們久候了。』

『不，太對不住你們，叫你們虛驚！因爲一個鐘頭前這個村子剛被皇協軍搶掠一光，所以我們怕是皇協軍下山來。劉營長已經到前面紫陵鎮去休息了，咱們快走，好吧？』那些人向我們做了解釋。

感謝掛念我們的劉營長，感謝來接我們的十七支隊的弟兄們！

天哪，我們終于糊里糊塗地下了太行山！

沿着一條平路前進了。那路是那麼平坦，閉上眼睛走也沒有關係。我們已飛脫了那羣山的囚籠，前面滿是平原了，小鳥一般地愉快呀！天漸漸亮了，破曉時的空氣是那麼清逸，爽朗，路兩旁的麥田散溢出初春的幽香……睜開眼，往身後瞅見了連綿起伏的山，像做了一夜噩夢，醒來了。

可是我們還沒有走出敵區。一面走着，一面問四十軍的副官：

太 行 山 上

『同志，出了敵區嗎？』

『沒有哩！』他回答我。

走兩步，又

『同志，出了敵區嗎？』因為我又覺出了週身的骨殼都要碎癢了。

太陽升起了。前面走來一羣提手鎗的便衣同志，我們知道了他們是十七支隊的游擊隊員，我們知道了我們現在已來到了自己的地域，這地方是我們自由中國的地方哪。放掉寬心，我倒在麥地上立刻呼呼地睡着了。

一覺醒來，已是正午時分。

隊伍早沒影了。我到村子裏找到一匹驢，和驢夫一塊吃了飯，便往紫陵走去。從此，我們的長行軍行進在可愛的大平原上！從此，我們的長行軍換掉了風味。

一路上都是初春的原野，陽光燦爛灑了滿地。許多小孩

子在嘻嘻地抖空竹，滾鐵環，老太太們在門口一面晒太陽，一面做針線。一些女孩子在池畔洗衣服，而她們那清脆的銀鈴般的笑聲，搖落了我六日來懸在心上的深深的積鬱。

幾個天真的小姑娘在依着樹賣吃的東西，立刻，放在她們膝前的一盆荸薺，那溫柔的嬌滴滴的透明紫色，攔住了我的目光。我買了三斤，分給驢夫一半，自己便一個一個地往嘴裏送，那麼涼涼的甜甜的汁子，像喝着一杯一小杯的蜜酒。驢子的腳在踏踏地奏着節拍，我在驢背上搖晃着頭，吹着俏皮的滑稽的口哨，很快地到了紫陵鎮。

五年相思債清償在今朝

我們的行列，整齊地，長蛇似地拉開了。我們在晨風翻
翻中走向了黃河岸。

晴朗的，沒有一絲雲，純淨的藍色天幕下，黃河展在了
眼前。呵，美麗的，莊嚴的黃河呵：一隻雪白巨帆在無數條
流動的銀練子上飄蕩着，相映出那麼鮮明奪目的色彩，一簇
樹叢在南岸更微妙地抹出了蘋蓂綠色，那是漢光武的古塚；
透明的淡淡葡萄色的山，在這畫面上做着更綺麗的遠景。

越走，離河岸越近了。河水嘩嘩地響，像在奏歡舞曲。
河畔廣場上，毗連地，一個一個的帳篷支撐着，做了臨時的
商埠。五光十色的貨物陳列着，使我們這些老是看荒山亂石
看得麻木了的人，又乍一看到這繽紛景色，真是覺得新鮮眩

日，更覺出無限人間的溫暖和熱情。逛市場似地，我們一面觀着光，一面喜歡得要瘋狂似地吃過了河畔上所有的可吃的東西：饅頭，糖堆，涼粉，甜酒，雞蛋，棗粥，醬肉，香腸，黃河鯉魚，麵條……

晌午，黃河在強烈的光芒下，高昂地伸展着它那粗巨的膀臂。水浪漸大，洶湧地起伏，正像堅實的雄糾糾的大塊肌肉。使我們想起中華民族已英勇地倔強地挺立起來，在亞細亞伸着強有力的臂了呀！

大船，帶我們到了河心，看吧，這奔騰豪放的水勢，聽吧，這洶湧澎湃的濤音！黃河，這雄踞華夏，這滔滔萬里，這永遠代表着黃帝子孫永恆生命的長流啊！我們引吭高歌黃河頌了。

在激昂嘹亮的合唱中，我們踏上了黃河南岸。

天哪，一點不含糊地，我們已踏上了黃河南岸。

太 行 山 上

我們開始像小鳥，任意在天空高飛，飛吧，飛向長安，
飛向成都，飛向重慶，飛向昆明……飛向南國，飛向南國，
飛向南國……

我們開始被人家說着：

『孩子，看你們一個一個的那快活樣兒，有了甚麼甜密的喜事吧，瞧，小傢伙們，瞧你們那一張一張戀愛成功得意洋洋的臉……』

我們不約而同地，張開傻傻的大嘴，拼命地唱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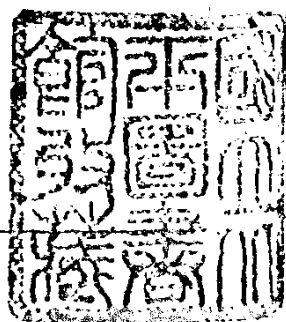
『五年相思債，

清償在今朝！

清償在今朝，

五年相思債！

……………」



贈者著
目上九月五年五州

紅藍文藝創作叢書之七：

太行山上

著 者 王 藍

主 編 人 王 藍

發 行 所 重慶紅藍出版社

重慶陝西街特一七二號
北平八面槽七十四號

● 不 准 翻 印 ●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 渝一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 渝二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 平三版

83
11
2

